

来宾县文史资料

总第四期

政协来宾县委员会



1H110/34

来宾县文史资料

政协来宾县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二日

主 编 徐恩图

本期编辑 李树尤 曾宪良 李家熹
甘焕珍

《来宾县文史资料》目录

1990年6月12日

总第四辑

近代风云

- 黎明前的迁中……………潘炳煌(1)
- 大湾包围战……………黄云瑞(17)
- 大岭阻击战……………陈振耀(21)
- 白头坝伏击日寇记……………杨必尚(25)
- 来宾红河南岸反“三征”的斗争…杨必尚(30)
- 来宾土匪暴乱的第一枪……………王 霄(34)
- 迁江剿匪纪实……………韦 初 韦以杰(37)
- 歼灭江有亮匪部纪实……………曾宪良 何 赤(54)
- 活捉匪首韦炳堂……………韦世伦(66)
- 三擒蒙志仁……………杨年修(71)

人物轶事

- 孤胆英雄陆朝珍……………杨春恒 韦 初(75)

智斗敌军的交通员·····	潘庆禄 (81)
黄经明与李宗仁的交情及其他·····	肖隆福 (84)
怀念陈作荣老师·····	李肇基 (89)

诗 词

日本杂诗·····	朱荫龙 (91)
两岸情思·····	陈士敏 李肇基 (合) 冀晓 (94)

资 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县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名单·····	(9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县委员会	
第二届委员名单·····	(101)

黎明前的迁中

潘炳煌

迁江原是一个县。它管辖陶邓、韦里、石陵、大里、石牌、平阳、溯社、河里、北洞、良塘、七洞等地区。县治设在迁江。当时的迁江中学是迁江县唯一的最高学府。

一、到迁中之前

一九二九年到全中国解放。以李宗仁为首的割据广西实力集团与以蒋介石为首的盘据中央的实力集团间存在的矛盾一直没有解除，只是时明、时暗、时紧、时松而已。

抗日前，李宗仁为了壮大自己，伺机问鼎中原，他积极兴办民团，同时强调抗日。陈良佐在广西桂林区当民团指挥官时，政绩斐然。深得李的垂睐。我在桂林区民团指挥部政训处当上尉外员，我尽力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抗日宣传。特别在一九三六年李宗仁发动真反蒋假抗日时，我不管他提出北上抗日是真

诚？还是假意？我的抗日宣传工作做得更加出色。因此我和陈开始奠定了良好关系。

一九三八年夏我被调到抗日前线的一七六师政训处当少校科长。我向陈辞行时，他很高兴的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应该去，你先走，不久我们可能在抗日前线再见。”

一九三八年秋，李宗仁令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军进驻大别山，并兼任安徽省主席。以此为基地，准备长期敌后游击打算。这时的大别山外围都是敌人，交通要道，军事重要据点全为敌人占领，安徽各县，十之七八都被敌骑践踏得残破不堪。廖磊感到长期敌后游击没有胜算把握。他电请李遴选一员能将来当他的“孔明先生”。陈良佐很容易成为李宗仁眼中的人选。

陈良佐把他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的“锦囊妙计”给廖磊详为叙述后，他说：“如果诚能如此，敌后长期游击就有胜算的把握了。”廖磊听后，眉飞色舞，从此对陈言则听，计则从。陈良佐马上举办一个大规模的安徽地方军事政治干部训练团（简称地干团下同）。他又用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名

一七六师师长调我来这个团当少校政治指导员，不久升我为中校政训科长。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总参谋长张云逸，国际著名文化人史莫特来，先后到地干团讲话，新四军战地工作团团长朱克请到立煌（安徽省府战时省会所在地）访问，陈都叫我去接待。还叫我把张、史的讲话内容草拟大纲，指导地干团的学员分组讨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抗日戏剧六队（这两个单位有中共党员在里面活动）。凡有什么活动，陈都叫我挤出时间去参加，以资联络感情。我对戏剧、歌咏也爱好，凡是部委会举办的歌咏会，剧六队演出，我都挤出时间去参加。教育厅长方治（CC派）到地干团讲话时，指桑骂槐地指责陈良佐的措施这点不对，那点也不对。《安徽日报》（是CC派掌握）则从傍推波助浪。陈良佐气不过也办一个报，名叫《大别山日报》。陈叫我用特约撰稿员的名义给《大别山日报》撰写稿件，我写的稿内容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搞得安徽日报抬不起头来。

陈良佐在大别山苦心经营一年多，一改大别山如上所说那种恶劣环境。敌人不但不敢对

大别山有所轻率妄动，大别山外围敌人的据点也时时都耽心我方的骑兵袭击。廖磊出色的完成了李宗仁交下给他敌后长期游击打算的任务，尝到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的甜头，心里乐滋滋地。

好景不长。一九四〇年冬，反共高潮的歪风吹到了大别山，廖磊被扣上了纵匪客匪、是安徽赤化的罪魁祸首的帽子。他气不过，气到脑溢血，而一命呜呼哀哉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良佐被迫辞职，回广西当个空头省府委员，无异于退休养老。我在安徽也难立足，也跑回广西。此时陈良佐虽是空头省府委员，但他还有能力介绍我到靖西专员公署当第三科长。

一九四五年，陈良佐出任广西省民政厅长，我即到桂林向他提出当县长的要求。他只给我在省府咨议室当个议官。当时我勉强接受，事后我在他的亲信吴逸民（也是我师专的同学）面前发些牢骚，吴安慰我说：“咨议就是县长的候缺。什么县县长一出缺，就派咨议去接。”于是我才安心下来。

一九四六年六月陈良佐叫我随同迁江县长

陈桐到迁中任校长。我低头默不作声。陈良佐洞察了我的想头。他说我年纪轻，行政经验少，叫我到迁中当校长，取得一些行政经验再调。如是我才开口答应。

抗日八年对胜利结束，国共协商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这是大多数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而蒋介石自恃大兵权在手，又有美国在他背后支持。所以他单方面撕毁协约而于一九四六年发动国内战争，随着政治斗争日益加紧，迁中不是世外桃源，尖锐的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迁中来。作为迁中校长的我，应如何处置？对此我本来心里就有了底。为了探一探陈良佐的意向，我提出这问题向他请示。他机灵得很，他说：“你跟我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一定善于处理。放胆地去干吧！如有什么问题，就近和他（指在座的迁江县长陈桐）商量即可。他虽没有给我具体答复，但我已心领神会了，如是我便向迁江走马上任了。

二 赤化书籍的风波

我到迁中任校长的消息一传出，我的同学、朋友就象蜜蜂嗅到花香纷纷飞来，集花

粉。首先触动了我的同学覃景秀的那条最敏感的神经，其次是我的侄儿潘伯秀。

我未到迁中，覃景秀就把几大包书寄到迁中叫我代销，但他事先未和我打过招呼，来书又未写明寄书人的姓名和住址，又未向我索取书款。这批书象是天外来物。前任留下的老师，一看见这种书就咋舌地说：“代销这种书不招祸才怪呢？”他们的话，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大众哲学、窃国大盗袁世凯，尤其是当权派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这四大家族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蒋介石手下的“中统”、“军统”那能容许你？说不定你早上摆卖中午就有人来请君入瓮了。可是他们不懂得蒋、李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揭露蒋的丑恶，李则不会过问，新桂系还希望蒋介石败快点。看：淮海战役，蒋介石处于劣势，新桂系第二号头目白崇禧拥兵几十万在华中却坐山观虎斗。淮海战役结束，蒋家王朝在大陆彻底崩溃时，白崇禧便假借民意——湖北省参议会电促蒋介石下野，为形势所逼，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把总统大权交给副总统李宗仁。李派出代表与中共和谈，企图划江而始——你中

共治长江以北，我李某人治长江以南。这就足以证明在广西销售某些“赤化”书籍，新桂系是不管的。所以我还是叫一个职员代销。二百多本书，只销了一半，第二批书又来了，又是事前不打招呼，又未向我索款，是那位先生对我如此厚爱？如此慷慨？我想起覃景秀在柳州东台路开个小书店，卖的正是这类书，我因事过柳一问，果然是这位先生。此后来书，付款，来书、付款。次年，一次来很多书，也不问我代销情况如何，这些书好象是废纸，倒下垃圾箱一样。更奇怪的是我给他付款时，他象犯了大罪，逃得无踪无影。查问了所有的熟人，都摇头不知何去。我猜想：一定是“中统”或“军统”派人来秘密把他捕去了。害得我把余书封起来，不敢再销了。

此事直到一九八三年，有人告诉我说覃景秀改名石山奉令来柳搞“处遗”工作。我们相见之余，好象在梦中一样，谈起来才知道他当年奉令到桂南打游击，行时匆匆，书店急于关门，所以把余书向迁中涌去。我代销书，不是贪这无本生意有利可图，而是事业心所驱使。也估计到危险性是有，但不大。果然不出所

料，有一次迁江县长陈桐和我闲谈时，他吐露说参议会议长萧尚尤，副县长李天然都说我公开推销“赤化”书籍，怀疑我是“赤化”分子，叫陈桐把我予以相应处理。陈以上面无明文禁止不便着手而推辞。险呀！如不是陈桐，我恐怕早就身入牢笼了。

三 驱师风波

我把迁中校长这席位看作当县长的跳板而不重视它。但却有人把它当宝贝，参议会议长萧尚尤的侄子萧佩森，副县长李天然的内弟覃英斌就是如此。萧、李攻击我有“赤化”嫌疑，固然是出自他们的政治倾向，也是为了萧佩森、覃英斌得坐上迁中校长的座位所致。

他们见一计不成，又来二计。他们煽动学生闹事。他们以外乡佬玩弄迁江女子为由来煽惑学生，有些学生受到了煽惑正在蠢动。我事前得知这消息，查知个别年轻老师与年纪稍大的女生谈恋爱是事实，这是无可非议，而部分学生不明真相面受利用。一个晚上下自修的时候，学生宿舍，忽然爆发起嘈杂的响声，我闻声开房门，见两三个老师匆忙向我房跑来，我让

他们入房把门关起，一面叫几个人飞跑去请陈县长派警士来维持秩序，一面叫班主任向学生劝导。学校与县府相距很近，去人到半途接来警士，警士一到校风潮即息。可见得这种事不得人心，虽然闹了一下，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四 黑板报及文艺晚会风波

潘伯秀是我的侄儿子，不知什么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我由安徽回桂，见他与路伟良（改名杨江现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曾世钦（改名曾诚现在自治区政协）、宋玉田等往来有些异样，我猜他们一定有什么特殊关系，伯秀相信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他们，因此伯秀在我面前不得不略为透露。一九四六年他知道我任迁江校长时，他放弃百色高中教师要求来跟我。他来后我任他为教导主任。在我任内新来的教师，可以说是信得过的，他们不但在课堂上的教学质量有出色的表现外，辅导学生课外活动更为出色。学生们在他们辅导下，所办的黑板报，除了在校内陈列外，还经常搬到校外的闹市中去陈列，不但报的格局别开生面，报的内容也特别新颖，丰

富，尤其是战讯报导，更为广大观众所喜欢看乐闻。例如四平、辽沈、平津、淮海等大会战的战讯，国内各大报都少有，且不确实，而教师辅导学生所办的黑板报却能看到。所以迁中的黑板报象万绿丛中一点红。此外，学生们在教师的辅导下举行文艺晚会也是出众的。迁中的文艺晚会除在校内演出外，还搬出校外去演出。在演出中，观众听到：“五块钱钞票满地抛，钞票越印越多，越多越没人要……”“及往年古怪少哟！今年古怪多啊！……”后，彼此都异口同声的说唱得好，唱出了大多数群众的心声。政治倾向不同的人看了听了，当然有不同的感触，就是迁江县长陈桐看后听后也善良的向我敲起警钟：“问题不大，这是广西，不是蒋管区。”陈桐若有所悟不再说什么了。别有用心的参议会议长萧尚尤和副县长李天然则把告状纸直接邮寄到广西省政府去，他们鉴于我代销“赤化”书籍告到迁江县长陈桐那里遭到失败的教训，所以就变换了一种方向。在广西省政府办此类案件的人是机要秘书梁学基，梁认为我是由陈良佐的关系而来，所以梁把告状纸送给陈良佐，请陈签意见。陈打电报

来，要我到桂林谈。我到桂林后，在陈良佐的面前，直供不讳，理直气壮的说这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如果不如此，谁来看你的，且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德公（李宗仁号德邻）、健公（新桂系的第二号头目白崇禧号健生）都只有利而无坏的影响。陈良佐默不作声。我不因此而受到什么处分。

五 风云突变

大概是一九四八年，蒋家王朝在大陆彻底崩溃已定局，解放威力已威胁到广西的大门，新桂系的头子们，特别是白崇禧认为大有清理内部的必要。他们认为陈良佐是个不稳分子，因而把他免职了。陈去职后取道梧州出广州想去香港，不料梧州专区的专员奉白崇禧电令把陈扣留起来，我听说后不禁为这位白发的老先生叹息。后来又听说陈善于利用机会逃脱，他叫送饭亲人迅速脱下衣服给陈换上，瞒过门卫的眼睛得以逃脱，至此，我又为这位老先生暗地祝福。

不久陈桐也随着去职了。陈良佐和陈桐先后去职，我这个迁中校长的后山已崩，我已不

能再继续干了。我准备暑假到桂林活动，另谋一枝栖。不料临时又发生一事，迫使我主动去职变为被动去职。

六 雷鹏事件

一个晚上更深夜静。潘伯秀和教师雷鹏两人悄悄到我卧室，后来雷把一张怀集日报（雷是怀集县人）给我看。报上有一则新闻：“奸匪分子……已被我警士缉拿归案。尚有漏网之鱼雷鹏……在侦缉中。”我叫他早逃走，以免事到临头我救不了他。他又递给我两张字条来代替他的回答。一张是因父病危，请假回乡探亲，另一张是请求借支下个月的工资作回乡川资。我看字条后，心中略有迟疑。潘伯秀从旁见状，便解释说：“没有问题的，万一被人发觉，也不能以此作为存心释放的小辫子来抓。因为这是作为校长对教师处境困难给予同情支持的。”我听了这番解释便批准了雷的要求。第二早东方鱼肚白，雷就上路，他到广东罗定后便来信说生意顺遂叫我放心。

雷鹏走后第三天，罗俊接任（陈桐迁江县长的席位）带领两人象幽灵一样悠哉游哉向迁